

新標準故事  
叢刊之六

蕭

蕭編著

張生與崔鶯鶯



7-228



上海大方書局印行



# 前言

西廂記這一部奇妙的作品，自它誕生以來，就被人們看作淫書。其實西廂記是否淫書？編著人不必再下斷語；在此可以引清代文豪金聖歎的說話來作它書格的估價定論：

金聖歎批西廂記說：「誰說這本是淫書，便到九層地獄裏也要被拔舌根！」

他說得真痛快，而且真夠胆量！

現在不管「淫」與不「淫」的問題了。我們所必須知道的：就是西廂記刊行以來，真不知顛倒了多少癡情男女。在文

學的立場說：西廂記有了綺麗的描寫筆法，有了香豔的動人聲韻，在歷代的文學產品中，實在少有一部作品可與和它並駕！  
西廂記只是一本寫情說愛的作品，它在除了文學的價值以外，對社會是沒有特殊貢獻的。

編著者因興之所至，試把它寫成一部白話文，固無目標，亦非圖名；且內中多以湖上漁隱所標點者作為根據。茲一併在此說明。

# 張生與鶯鶯目次

一	好一個可愛的人兒	一
二	小生有禮了	七
三	一首銷魂的詩	一六
四	叫人愈看愈愛	二三
五	從此她是我的了	二九
六	叫我來請先生	四一
七	拜見你的哥哥去吧	四五
八	說什麼不得相近	五四
九	我管教那人兒來探望你	五九
一〇	疑是玉人來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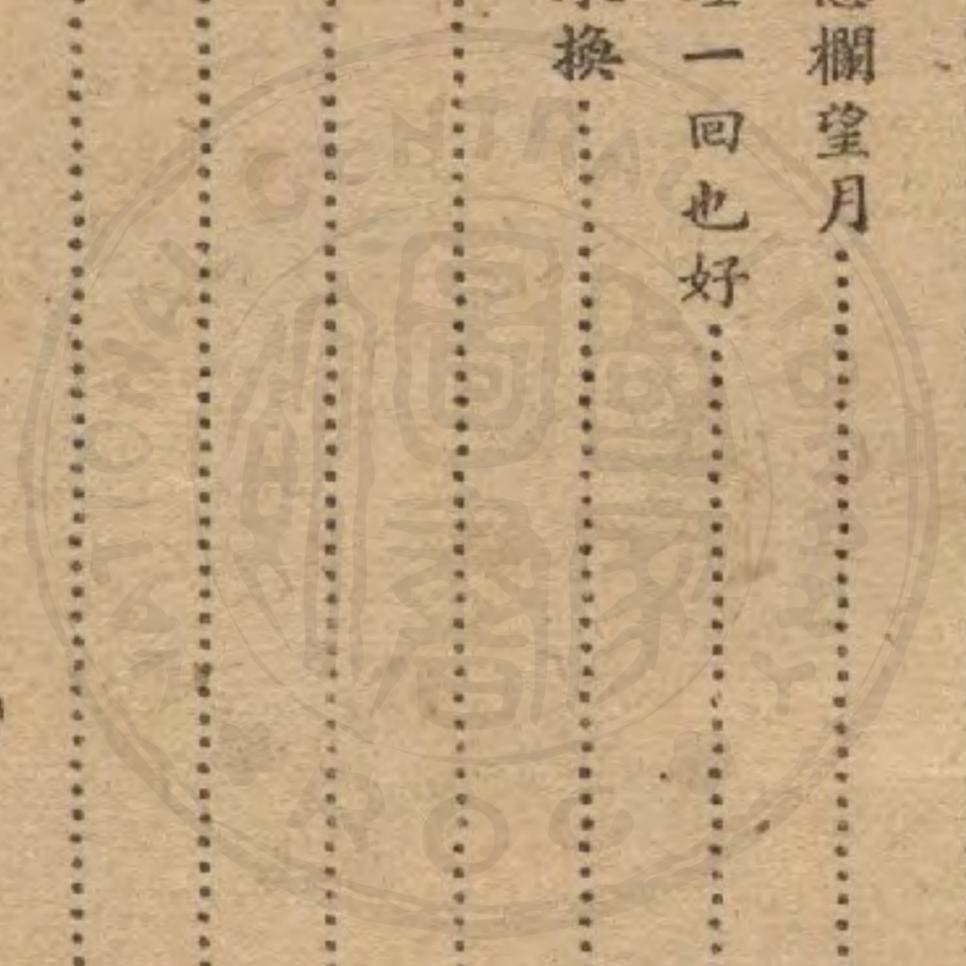
一一	扯往夫人那裏去	七二
一二	好一個藥方	七七
一三	露滴牡丹開	八四
一四	只見無夜不一處相棲	九〇
一五	好歹奪個狀元回來	九八
一六	可怕的夢境	一〇四
尾聲		一〇八

857.1  
864-3  
26

# 插圖目次

## 1 插圖目次

一	祇見殿頂金碧輝煌	三
二	小生有禮了	一三
三	走到白石塔前憑欄望月	一九
四	就依了你的話睡一回也好	三二
五	拿出一包衣服來換	四一
六	張生反身跪下	五三
七	我便替你拿去	六三
八	跳牆過去	七四
九	這不羞死人嗎	八五
一〇	和他們落下帳子	九一
一一	向夫人作一揖	九九
一二	他在馬上胡思亂想	一〇四



國家圖書館



001685942



# 張生與鶯鶯

## 一 好一個可愛的人兒

是唐貞元的時候：——

二月初上的天氣，風雨連綿，落英繽紛，芳草如碧。漫山滴翠，可是那爭妍在枝頭的錦繡花兒，現已紅斷香消了。

新雨初霽，這一天正是陽光乍放，蒲關道上，來了個清俊的少年，蹄聲滴滴。他據鞍顧盼，後面隨了個小書僮，也俏秀無比。

這青年觸景傷情，想起自己尚是青衫一領，故微吁嘆道：

「咳！年矢催人，不堪回首！琴囊書笈，鞴然一身，正不知歸宿如何？前途怎樣？」

青年正嗟嘆感傷，不覺已騎入蒲東，進了關城。於是他就到狀元坊找了一家客

店住下。

他只覺得客景蕭條，旅邸寂寞；惱人春色，頗使人悶。便召小二來問說：

「小二哥，這地有什麼名勝嗎？」

「這裏有座普救寺，是天冊金輪武則天娘娘敕建的功德院。來往客官，沒有一個不去遊覽的。」小二回答他說。

青年又問明了路徑，便叫小僮牽出馬來，要到普救寺去。

一路溪流清淺，柳絲搖曳，不久，到了寺門，環境頓然轉變，祇見殿頂金碧輝煌，光彩照耀。青年便下馬步行，小僮將馬拴在綠楊樹上；主僕二人流連觀賞。

既而寺門開處，走出一個年輕的小和尚來，他名叫法聰，見貴公子光臨，忙着迎了進去，獻過香茗，就請教姓名。

那青年說：「小生姓張名珙，西洛至此，因聞寶刹清淨，特來遊覽。」

小和尚聽了，便引張生隨處遊賞，但見殿外翠竿千枝，殿內金佛煌麗。張生到



燿 輝 碧 金 頂 殿 見 焉

了這時，因曾長途跋涉，僕僕風塵，故幽景在前，胸襟一暢。

他玩賞了一回，走到

園中西首迴廊盡處，只見兩扇角門開着，內中另有一座院子。張生正要跨進步去，小和尚法聰連忙拖住道：

「先生，請停步！」

「爲些什麼？」張生

問說。

「裏面是崔相國家眷寓宅。」

「崔相國家眷爲什麼住在此地呢？」

法聰聽了，就回答說：「這裏的長老本是崔相國剃度的。崔相國出堂俸於寺西建造一個別院，打算日後避賢罷歸，俾享清福，不意落成之日，相國就棄世了。現在，夫人鄭氏，帶着十九歲的一位小姐，名叫鶯鶯小字雙文，她每晚要到園中燒香的。同時並帶一位螟蛉少爺，名叫歡郎，和一個侍女，喚做紅娘的，扶柩還博陵安葬。只因近日孫飛虎造反，大掠蒲人，路途有阻，不能前進；來到此地，便寄柩在本寺西邊那個別院。且她們一家人亦暫時住下：等到時世太平時，便要回去的。所以這扇角門是不許人家進去呢！」

張生聽了，正要轉身，突然天空飛來一陣清香，如蘭似麝，醉魂蕩魄，真是骨爲之酥，意爲之動。他不覺隨香尋源，啊！不望猶可，這一望惹地把五百年前風流孽債全勾起了。

原來那邊院內，碧桃樹下，有個絕色女郎，隨了一個妙齡丫環。他定睛看時，只見那女郎穿了一套素服，白如皚雪，鬟垂黛媚，雙頰斷紅，宛如披月棠梨，浴露牡丹，清艷兩絕。

張生祇此一瞥，靈魂兒就向天上飄了。他呆呆地站着，法聰儘管拉他，却不動一步。

那女郎拈花微笑，神韻婀娜，真令人疑是九天仙女下凡來。正在出神，驟聞耳畔一聲嬌啼，好似鶯啼燕轉；似乎美人已覺得門外有人在窺探。她喚丫環道：

「紅娘！我們回內室去吧！」

她說時，回頭望望張生，流波一盼，使張生如飲醕醪，甜入骨髓。

張生的心被陶醉了，再凝眸看時，伊人蓮步生香，遠去姍姍。她那柔軟的腰肢，嫵娜旖旎，好比春風吹綠柳，處處嫵媚動人。

既而只剩下一陣蘭麝香氣，佳人已如玉女回洞天——

此時的張生，神魂顛倒，竟和瘋人一般的念念說着：

「哦！好一個可愛的美人兒啊！天下女人千千萬萬，那一個比得她那般豔麗呢？世上那些庸脂俗粉，不過是些齷齪的塵土罷了。她那迷人丰韻，雖有江郎彩筆，曹子高才，也難以用文字去形容她呢！」

他癡呆地默想着，只餘院門寂靜，楊柳如煙。於是重又自言自語：

「也許她是活觀音啊！這裏敢是南海水月觀音院？唉！活菩薩，你使我一見生憐，一憐生愛，一愛就相思蝕骨了。我還記得：你臨去時的留情秋波，那媚人的一轉啊！那欲語不傳的一盼啊！哎！可意的冤家呀！東風搖楊柳葉飄然見散，蘭香在釵環响漸漸聲遠。輕幽幽門兒閉玉人不見，梵王宮化作了武陵仙源。雪映梅芙蓉開還不思念，怎當他臨行時秋波一翻。我就是鐵石人意情難轉，悶殺了張君瑞瘋魔一般。」

張生無奈，真是花柳依然，玉人已渺。他便帶了小僮，懶步離寺，騎上駿馬，

神魂若失般，緩緩地回到旅店去。

## 二 小生有禮了

張生回至逆旅，心中轉輾不定，倒頭睡下，茶飯無心；一意在想那美人兒。這時，已金烏西墜，未幾已萬家燈火了。客邸蕭條，青燈照壁；冷風敲窗，被猶未溫。張生無法入寐，便沉沉苦思：

「是兜率宮？是離恨天？誰想今日遇天仙！今天一面，也是風流債結三生石，人世難逢的機會哩！唉！功名事小，上京應舉的事，何足掛齒啊！像這般天仙似的玉人，真是走遍天涯，踏破鐵靴難覓，我怎好輕輕放過呢？……」

他胡思亂想，經過半夜，終給他想出一個辦法來：

「有方法了，我祇要借宿普救寺，便容易接近玉人。說不定上天憐恤，讓我一觀芳澤。那時，便減壽十載，也無遺憾。」他喜歡地自言自語。

夜涼似水，燈幽如豆；枕邊是孤零零的，被窩是冰冷冷的。張生雖睡在床上，心兒却溜到普救寺去追玉人，他只怨着天不快明，偏要和人作耍。

好容易村鷄三唱，晨曦吐露緋色。他輕輕唸了一句：「謝謝日光菩薩。」便慌忙起床梳洗。早茶也不上，就獨自騎了馬兒向普救寺去了。

一馬匆匆，走到寺裏，見昨天遇着的法聰正在那裏拂拭几桌；他只因心坎上癡想美人，借寓心切，不期驟然地說：

「我埋怨煞你這個法聰小和尚。」

法聰聽了，陡的一驚，忙問道：

「先生恁早。我不解你說些什麼話？」

張生還是一派糊塗，便急問說：

「你寺裏不是有空房嗎？倘能借給我半間兒住下，使我風晨月夕，徘徊蹀躞，雖不得竊玉偷香，但能一餐秀色，也夠聊解相思了。」

法聰更不解說：「先生的話，我可不懂！莫非在此念古文麼？」

張生這時，才恍然大悟，倒也自覺好笑。

法聰以爲貴公子再次光降，有甚要事，便帶他進方丈室去，拜謁長老。

長老法本，見了張生，聽說昨兒已來過，便慇懃招待，並說：

「夜來老僧未曾接待，望先生恕罪。」

「久聞清譽，欲來座下聽講，今得一見，三生有幸矣！」張生說時，見法本道貌岸然，心中敬畏起來。

談話之間，小和尚獻上清茶。法本又問明張生的家世。張生和法本一面周旋，一面在袖中取出白銀一錠，雙手奉與法本道：

「小生路途之中，無可申意，些微薄禮，聊表寸心。」

法本驚異說：「先生客中，何故如此？」

張生說：「小生有懇，因旅邸繁囂，不能溫習，要向貴寺權借一室，晨夕聽

講，房金按月，任憑多少。」

法本笑道：「這有什麼不可，做寺頗有空房，任憑先生選擇是了。」

張生說：「我要那西邊廂房，靠着那別院的三間僧舍，很是清幽，宜於攻習。」

法本答應了。正在這時，只見一位妙齡女郎，窗外一晃。張生急看時，法本已喚道：

「外面可是紅娘姐？此間沒外人，請進來吧！」

那女郎聽說，便盈盈步入，展開笑靨，道了萬福，便說：

「夫人使侍妾來問長老，幾時可與老相公做佛事？」

張生正拼命打量時，忽聽法本說：

「先生少坐，待老僧和小娘子到佛殿上一看便來。」

張生乘機說：「小生便同行如何？」

法本說：「這也好！」

三人便相與踱出方丈室。

這時，張生很想向女郎說幾句話，可是自己身爲賓客，怎好和人家閨女周旋呢？於是他挖盡心思，想出一計，先向法本說：

「艷如桃李，香似玫瑰；帳裏銷魂，長老豔福真不淺呢！」

法本正色地回答說：「先生怎會說出這些話來？要是給人聽見，還成什麼樣兒？」

張生笑道：「長老謊它則甚？你看，偌大宅堂豈沒個兒郎；却要這嬌嬌女郎來出面說話，誰也不肯相信。」

法本以爲張生誤會了，急忙辯着說：

「先生不知，這是崔相國小姐與她亡父做追薦，一點誠敬，特遣自己貼身的侍妾紅娘來問日期。」

張生聽了，頓生乖念，於是雙手揉紅眼眶，假裝含淚帶悲說：

「唉！那小姐是一女子，尚思報本；我們男子能不愧死？尚望和尚慈悲，小生也備錢五千，帶得一分兒齋，追薦我的父母，以盡人子的心；便是夫人知道，料不妨事的。」

法本道：「不妨；就替先生帶一齋好了。」

張生又問法本說：「那小姐必定來嗎？」

法本說：「是她父親的事，怎會不來呢！」

張生不禁雀躍，暗裏想道：

「鶯玉溫香，看我那人兒強似做道場。祇要能作親近，便可消除災難，五千錢算什麼。」

張生這時就離了法本，私自走到外面檐下，只等紅娘出來。許久，果然等到紅娘由方丈室裏踱出，張生便迎面一揖：



了禮有生小二

「小娘子；小生有禮了。」

紅娘驀地一驚，頰上

泛起紅雲，心裏又奇怪又

踉蹌；却迫得盈盈地回了

個萬福。張生這時，才囁

嚅說：

「小娘子莫非鶯鶯小

姐的侍妾紅娘嗎？」

紅娘回答說；「何勞

先生動問？我便是了。」

「小生有句話，可以

說嗎？」張生說時低了頭。

紅娘一怔道：「不妨請說。」

張生就一派誠懇地說道：「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正月十七日子時生，並未娶妻……」

紅娘聽到此處，嗤的一笑說：

「呸！誰要聽這些話，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那時辰八字何用？」

紅娘說後，翻起臉孔，回頭便走。張生忙上前攔着，再說：

「紅娘姐，請留步，……你家……家……小姐常出來嗎？」

紅娘被阻無法，忽然變色厲聲說：

「出來便怎樣？你是個讀書君子，難道不明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話嗎？我家

老夫人治家極嚴，雖三尺童子，非呼喚便不敢入中堂。先生絕無親友關係，何得如此？假使夫人聽了，豈肯干休，從此後休可輕言浪語了。」

她說完，頭也不回的逕自回去。

張生至此，頹喪如木鷄，面容顛顛，眉峯深鎖，呆呆地倚着廊柱站着。許久，才嘆了一口氣道：

「唉！相思累煞我也！雖說夫人治家極嚴，但恐怕未必。伊人臨去時的秋波，不合撩起我這多情種子。紅娘啊！你又何必哄我呢？我處此渺渺桃源之中，早如漁人絕路。自知心願難成，懸想亦屬徒勞！罷了！罷了！不如自殺了吧，然而啊！旅客異鄉，自殺了誰來管你身後？況且，況且她那俊秀，已深深嵌在我的心坎了。要是我們今世不能做對並頭蓮，難道前世燒了斷頭香不成？……」

他轉輾思維，意已癡而神已迷；徘徊留戀，魂消腸斷而已。

當此時，張生又見枝頭的黃鸝對對，花間的粉蝶雙雙。心意更是如猿如馬，愁眉鎖上幾回。他暗想！那佳人有天仙一般姿色，能不感年華如水，春愁難遣，豈無埋怨東風。女人也和男人一樣，難道女人就不會弄情懷春嗎？唉！佳人啊！你夜半

錦帳之中，心兒忐忑的時候，想起這異地客鄉的對你追求底可憐虫麼？

### 三 一首銷魂的詩

正是黃昏的時候，花影遍地，月色橫空，紅娘在鶯鶯小姐的綉房裏，偶然想起日間遇着張生的事，她就笑着對鶯鶯說：

「小姐：我對你說一件怪事吧！」

「什麼事？」鶯鶯問着。

紅娘說：「前天在庭院裏看見的那個秀才，今天也在方丈室裏。後來，他走至廊外，候了我出來，就深深一揖道：『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曾娶妻……』等，小姐，你說好笑不？」

鶯鶯聽了，便說：「誰教你去問他？」

紅娘急道：「誰問他來？他還幾次提及小姐，又問小姐常出來嗎？」

「那麼你怎樣回答？」鶯鶯說。

「我搶白了他一頓。」紅娘說。

鶯鶯道：「你便不搶白他也罷了。」

紅娘說：「我想不知什麼道理，世間竟有這種傻瓜。」

鶯鶯靜想了一回說：「你曾對夫人說過麼？」

紅娘說：「我沒曾告知。」

「你還是不對夫人說好。」鶯鶯想了一回又道：「黃昏過了，你快排香案，等

我到花園燒香。」

這裏且說那張生搬入寺裏，住在西廂之中；窗外碧油的修竿，生風的芭蕉，惹起紫燕來去呢喃。室內壁懸寶劍，床設桐琴，窗明几淨，不染纖塵。有時垂下緋簾，隔葉黃鸝，和着花間粉蝶，一唱一舞，勾起相思人不少斷腸事。張生遇了紅娘回來後，對此庭外景物，弔影自悲，拋了筆墨，擱下書卷；鬱城苦海，百無聊賴。

幕地間，他突想起法聰在昨日曾經說過，小姐每夜是要到花園燒香的。恰巧花園又在西廂的隔牆，何不爬上太湖石上，等小姐出來，飽看一回呢？

張生有了這樣一個好計劃，於是就躡着脚步兒走到牆角邊，站上太湖石上，眼睜睜等候意中人的倩影。

月色如銀，夜涼似水，空園寂靜，花影扶疎，張生這時自覺絕望了，心裏一酸，不禁嘆道：

「意中人呀！你竟不出來嗎？須知我已站得腿酸腳軟呢？」

他直等了二個多時辰，猛聽得隔牆角門一响，急引目細看；果然，自己渴念着的心肝兒出來了：

祇見鶯鶯步踏凌波，腰肢如柳；微風過處，吹來醉人異香。此時皎月照了鶯鶯的芳容，比白日裏尤爲妖媚；但見她半點帶羞，櫻含口角，容分一臉，體露半襟。

張生不覺暗地喝一聲彩：



走 到 白 石 塔 前 憑 欄 望 月

「好一個美麗仙姬！」  
 他的一縷癡魂，直飛向  
 小姐身邊，纏綿不解，緊緊  
 隨着。只見紅娘排好香案，  
 遞過三炷清香，玉人拈香，  
 盈盈下拜，並祝禱着說：  
 「這一炷香，願亡父早  
 昇天界。這一炷香，祝老母  
 延年益壽。這一炷香……」  
 紅娘在這時，急忙插嘴  
 說：「這一炷香，我祝小姐  
 早日找到如意郎君，雙雙對

對，效鴛鴦般的交頸。」

鶯鶯紅了臉，啞了一口，拜罷，就走到白石塔前，憑欄望月；未幾，心有所觸，不覺長吁一嘆。

張生忽聞她一聲嬌嘆，殊爲驚異道：「小姐綺年玉貌，有什麼不快心事呢？莫非有感於美人的孤寂，紅豆之飄零麼？我雖不是司馬相如，小姐莫非倒是文君再世？我試高吟一絕，看她如何？」

張生於是引吭高吟道：

「月色溶溶夜，

花陰寂寂春。

如何臨皓魄，

不見月中人！」

鶯鶯驀然聽得吟聲，不覺吃了一驚，她回顧紅娘說：

「誰在牆角吟詩？」

紅娘笑道：「便是那二十三歲不曾娶妻的傻瓜。」

鶯鶯說：「好清新的詩句！」

紅娘說：「小姐何不和他一首呢？」

鶯鶯微笑，略爲思索，便曼聲吟道：

「蘭閨深寂寞，

無計度芳春！

料得高吟者，

應憐長嘆人。」

清音啞啞，恍如花叢鶯唱。吟聲傳到張生耳裏，他細解詩意，樂得驚喜欲狂。於是興奮地自言自語說：

「小姐既有心於我，便可跨牆過去，一訴愛慕之忱了。」

正在這個當兒，忽聽門角「啪」的一聲，鶯鶯和紅娘已飄然入室了。他不覺失聲叫着：

「哎呀！玉人走了！」

但見花影弄梢，花瓣飄零，身心精神，不覺頹靡極了。他如醉如癡，立夠多時，夜露染衣重重，寒氣攻心陣陣，於是踏着歸路，竚立在空庭裏，嘆了一口氣道：

「玉人去後，依舊淒涼；她要不眠人，我又待怎生？只是玉人呵！你那天又何須眼角留意，眉梢送媚呢？唉！你便不說，我也明白你的心意了。」

他嘆着氣，躡回房中，倒身睡下，孤燈熒熒，單枕薄衾；又想起：「料得高吟者，應憐長嘆人。」的這兩句，一時，心頭萬種愁緒，像波浪一般的起起落落。他翻來覆去，那裏能殼入寐！他深想了一回，又孤淒地自語着：

「要是有一天，我和她柳遮花映，霧幃雲屏，夜闌人靜，連理不分，那時，真

是願作鴛鴦不羨仙了。今晚和詩，她已心動。所謂你心我心，心心相印，今後或可向碧桃樹上，求得互證同心了。」

#### 四 叫人愈看愈愛

月輪映煥，大地皆春。普救寺的輝煌瓦片，掩映着萬道霞光。草地點滴的露水，晶瑩閃動，宛如萬顆明珠。這時，殿榻緊閉，悄靜無人；但聞虫聲唧唧，如泣如訴而已。

當此時節，多情的張生，每倚太湖山石，靜候鴛鴦。爲時已久，隔院芳姿，遙睹已非一次。然而皆如半天仙子，可望而不可即。幸喜光陰如駛，二月十五的日期便到了。這天是崔府做佛事的日期。

張生貪看鴛鴦，心急如火，一到十四日的晚鐘敲過，便眼巴巴的望到天明。

這夜，他簡直沒有睡過，胡思亂想地就挨了幾個時辰。到了四更，他再也捺不

住，便從床上躍起，但月光如水，朗天如鏡，空庭沉寂，草木招搖。他等夠多時，才聽得譙樓鼓敲起五更，魚肚色的天空，漸漸由紅而轉變晴藍。

得意逢歡心更樂，這是張生自出娘胎以來最偉大的紀念日了。

未幾，大殿鐘鼓頻頻，一夥沙門，齊集殿上，法器的聲音，亦已陣陣揚起。他就擺出一副笑容，慢慢步進大殿，只見幡影飄飄，僧衆如鯽。

既而一聲高唱，長老登壇，鐘鼓鐃，大似雷鳴殿頂。村南舍北，男男女女，俏的蠢的，都已到來。張生橫波四盼，獨不見玉人嬌影。他心想：

「道場開了，小姐怎還不來，豈是晨粧未畢，抑嬌臥未起？」

他正在凝思，陡聞法本長老叫道：

「張先生拈香吧！若夫人問時，只說老僧的親屬好了。」

張生至此，乃趨前拈香禮拜，哀祝亡親。禱畢，又求我佛慈悲，成人美滿。

他禮畢，起立仍站在一邊。等了一回，祇聞環珮叮噹，送入耳中。一聲通報：

「夫人來了！」

張生忙向外面看時！果然一位五十多歲的太太，領了鶯鶯紅娘和一個六七歲的小孩進來。後面還擁簇着許多丫環僕婦。

鶯鶯身穿縞素，遠望似白玉觀音，近看如月下嫦娥；明眸善睐，皓齒宜人；那種嬌滴滴令人可愛之處，真比出水芙蓉還勝萬萬倍。

法本見了夫人，陪笑啓稟說：「老僧有個敝親，上京取應，路過此間，因念父母亡後，無可相報，央老僧帶一分齋，一時應允了，恐夫人見怪。」

夫人說：「追薦父母，人子應爲，有何見怪呢！請來相見吧！」

張生在旁聽得，忙趨前一步，深深一揖道：

「小生叩見老夫人了。」

夫人略事問答，張生便退至一旁，祇偷眼看鶯鶯去。他因想：

「小姐國色天香，素質豔光；神如星海碧河，媚如中秋朗月，雖玉蕊瓊英，難

以比擬其萬一。休說引得這殿內一般僧徒，神魂顛倒；只怕莊嚴的三世如來，也要動了塵心哩！」

張生祇顧呆想。鶯鶯隨夫人拈香禮畢，坐在一旁，她四下一望，祇見一班看客，每雙銳目都射着自己；不覺芳心一羞，徹耳通紅，低垂螭首，輕弄衣角。既而偶爾一動流波，忽見一顧身公子，如臨風之玉樹，似鷄羣之立鶴；再細看他，似乎就是那天花園相遇的那個人。

恰巧張生也怔怔地望着鶯鶯，四目接觸，鶯鶯不覺芳心一動，面頰緋紅，更是羞人答答了。

鶯鶯心裏暗想：「他，俊美風流，禮貌周全，但眉鋒低鎖，似有不安心事。到底底是懷才未遇呢？還是環境不適呢？他爲什麼不快樂？爲什麼又住在這寺裏？我和他幾次相見，他又曾似瘋非癲地向紅娘說過那一些話，究竟其中有什麼姻緣麼？」

鶯鶯想到這裏，不料又微微的瞟了他一眼，誰知又來了一次四目相接，好比三

月桃花勾上粉蝶似的。

張生的身子軟化了，實在站不住了，他就退往殿角坐下。心中苦想着玉人，眼兒死盯着玉人。他看得出神，連自己的帽子被人擠下也不覺得，還是由一個小沙彌和他拾起戴上。

他見了殿中許多人的眼光，都集在鶯鶯一個人的身上。且有一個班首看得呆了，不覺誤認了另一個小和尚的頭是木魚，儘是重敲着。而那被敲的和尚，一雙鬩鷄眼却瞧着鶯鶯的酥胸，伸手向下體不知弄些什麼，頭被敲得四高八低也不知。

許多人都失魂奪魄地看鶯鶯，張生不覺心妬起來。他心想着說：

「這樣一個天仙似的美人，祇合我張生個人的專利品，而且只許我藏之金屋，籠以碧紗，一瓣心香，朝夕供奉。他們這羣凡夫俗子，都是愚不可耐的呆鳥，偏不自知愧煞，死在美人面前賣弄，面皮量起來至少一尺。唉！我雖如此想着，但不知美人心中，可曾有我張君瑞麼？假使他把我當作衆人般一眼抹倒，那真冤枉

了。」

他正在心癢難抓，長老已在讀疏，鶯鶯跪下塵埃，幾陣嬌啼，宛似鶯囀林喬，杜鵑泣血；那晶瑩的淚珠，彷彿露滴花梢，叫人看去，好似一朵帶雨的梨花，沾露海棠，紅潤面頰，洒上珠點，真是啼後殘妝，叫人愈看愈愛，愈愛愈憐了。

他再回過頭來：

但見燭影紅搖，香靄雲飄，殿中僧衆，全爲鶯鶯一人所顛倒。連香煙消了，燭滅了，也沒人知道。張生不覺暗裏好笑。

這時，長老宣疏已過，點火燒紙，融融的火光，映得鶯鶯更是可愛。

法本忽道：「時候到了，請小姐夫人回去吧！」

夫人便領了鶯鶯及一衆人等，逕回別院。祇苦張生個人，他呆呆地望着美人背

影。同時又悻悻地說：

「便再做一日也好，何物禪和子，不識人趣，打散了鴛鴦！」

張生無奈地趑進後殿，胡亂用了些齋，就恹恹走回西廂，悄然無味，悶坐默想。

「唉！他鄉作客，顧影自憐，我何幸邀她多情的眷盼，如渴如饑，喜今朝飽餐絳仙之秀色。我寄棲蕭寺，亦謂螓首娥眉；真不圖她的容顏，竟傾國傾城之若是。而我呵！偏是多愁多病身，這回相思，前途真不知如何收拾？疇昔太湖石畔，隔牆吟詩；她分明叫我憐惜，可是却又冷如冰霜。自嘆緣慳之命薄，尚有何言。唉！蒼天弄人，好不淒愴，多情人偏遇多情債，奈何？」

## 五 從此她是我的了

青年男女，在青春的時期，一有機會，便好像乾柴烈火一般的會燃起愛情之火。

鶯鶯自從在佛殿上，見了張生以後，心中就時常留下一個頗長男子的姿容。她

覺得他溫柔的性格，宛如玉山照人；風雅的舉止，尤似秋菊迎月。鶯鶯本來一塊天真，渾然未鑿，春花秋月，從不關心，到了這時，她一縷情絲，則已如芽之長了。

正如煦風吹蓓蕾，不覺芳蕊頓放，她實在有點神往，不能自持了。

這時候的鶯鶯，也和張生一般地，兩人雖咫尺天涯，但環境却如出一轍。她茶飯乏味了，起居也幾乎變了常態。

花開無聊，草種相思。杜鵑低啼，淒涼聲調，這一片惱人春色，真是惱人欲死。鶯鶯不覺嘆道：

「唉！春景不常，花事闌珊，花謝花飛，誰個憐憫？我們身為女子，豈不和花一般嗎？唉！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瀟瀟涼雨，早是多愁……」

她感觸了一回，於是放下珠簾，閉了繡戶。紅娘在旁，見她日來飲食減進，態

度失常，因是微笑道：

「小姐只是快快，可是身體不適吧？」

鶯鶯道：「我也不知呀！但自己却不覺得有改變，怕你猜疑吧！」

紅娘聽了，只是微笑，她似乎看出鶯鶯的心思。半晌，紅娘又道：

「小姐情思不快，我薰香被兒，小姐去睡一回吧！」

鶯鶯愀然說：「不薰吧了，薰香了反勾起我綿膩膩的心。」

她在說時，又想起張生俊秀頰影站在那兒吟起「月色溶溶夜」的詩句。因而想道：

「昊昊蒼天，太作弄人，既令我倆疊次相遇，何不叫人雙雙親親呢！唉！疇昔我見了生客，總會忸妮含羞，可是見了他以後，好似磁石吸鐵，心兒就被他勾了去。現在呵！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兩地迢遙，相思入骨，真叫人愁煞了。」

這時，紅娘站在她身後，更是猜透了她的心事，便說：



就依了你的一睡話也回好

「小姐，心想也不濟於事的，還是睡一刻

吧！」

「啐……」鶯鶯仍

裝着正經，又說：「

好，我實在倦了，就依

了你的話，假寐一回也

好。」

輕羅解帶，半露酥

胸，正當鶯鶯要睡の時

候，外面人聲嘈雜，

似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故。

紅娘就在這時走向室外探問；一忽，匆匆回來，說道：

「小姐，不好……不好了。」

鶯鶯在矇矓之間，突然聽見這種驚叫，於是便忙坐起來。不料此時，夫人偕法本也一步一撞的直跌進房。夫人面色蒼白，一面號泣一面亂蹀。半晌，才頓聲說：

「哎呀！兒啊！大禍臨頭了！……」

鶯鶯竟如五里霧中，不知所措，忙問：

「什麼事呀？」

夫人含淚說：「孩兒不知，丁文雅不善治軍，部下星散，大掠蒲郡。他的部將孫飛虎，率領五千賊兵，團團圍住寺門，要強娶你做壓寨夫人，倘有半個不字，便要殺盡寺內人了。」

鶯鶯聽了，不覺暈了過去。許久，經過了夫人紅娘叫喊，才得醒轉來。她悲哽

道：

「寒山蕭寺，誰爲將伯之助？事已至此，祇有將我獻給賊人，以免大難而已。」

夫人捶胸痛泣說：「那豈不被人笑話，我怎肯將你去供賊人蹂躪？況我家無再婚之女，犯法之男……」

鶯鶯哭着說：「我不如白綾三尺，尋個自盡，賊人也奈何不了。」

夫人道：「我那忍看了你死？要死便大家同死……」說罷，接着鶯鶯大哭。

法本在旁，想了一回就說：「我們不如到佛殿上，召集兩下僧衆，共同會議，或有仗義之士，出來解圍，也說不定呢？」

「長老的話很是。」夫人說時，又回頭對鶯鶯說：「我兒呵！你母本不捨你，但出於無奈！現下兩廊衆人，不問僧俗，但能退得賊兵，你母願倒陪房奩，送你給他爲妻；雖不門當戶對，還強失身於賊人呢！」

鶯鶯聽了，低頭不語。夫人便叫法本把這消息傳了出去。

當法本把這消息宣佈時，早見廊下有個少年，挺身而出，並說：

「我有退兵之策，何不問我呢？」

這時，衆目都集在少年身上，鶯鶯在旁聽說有人退兵，也舉目看去，不覺一怔，原來那人便是自己的意中人也。

法本見張生有法退賊，就帶他進見夫人，並說：

「這秀才說有退兵之策！」

夫人驚喜說：「敢問先生，計將安出？」

張生說：「啓稟夫人，若賞罰不假，其計必成。」

夫人說：「方才與長老說下，但有退兵的，便將小女與他爲夫人。」

張生聽了，向鶯鶯看了一眼，又說：

「既是您的，小生有一計在此，——却先煩長老……」

法本忙道：「老僧不會廝殺，請先生另換一個。」

張生說：「長老休慌！不要廝殺，你只去對賊頭說：『夫人鈞命；小姐孝服在身，不便成禮；如將軍要做女婿，可按甲束兵，退一箭之地，等三日功德圓滿，拜別相國靈柩，改換禮服，才能送與將軍。』你這樣去說來便可。」

法本說：「只是三日後又如何呢？」

張生道：「小生有一故人，姓杜名雄，號白馬將軍，現統十萬大軍，鎮守蒲關，小生曾和他結蘭譜，今修書前往，必來救我。」

法本聽了大喜說：「若果白馬將軍肯來時，何愁一百個孫飛虎。夫人放心，待老僧前去打話。」

夫人向張生道：「如此，真感謝先生了。——紅娘，你先侍小姐回房去。」

驚驚到了此時，欣然色喜，走回香閨，細細思量；她心頭溫馨，不覺頰上微泛紅雲。心想道：

「他啊！前次在佛殿相逢，我祇以爲是個柔弱書生，徒工翰墨罷了；不圖奮袂而前，竟做了閨閫的甲冑，這又是三生之緣了。」

此時的張生，已是鶯鶯心頭的一滴血，璇閣中所供奉的神聖了。

且說法本遵了張生的話，來到邊門樓上，叫孫飛虎來，把方才張生所說的話，一一向孫飛虎說了。

孫飛虎說：「既是如此，就限她三天出來吧。如再挨延，定殺個鷄犬不留。」

他說吧，就帶了賊兵鳥獸般散去。法本連忙進內對張生說：

「賊兵果然退了，先生可快修書。」

張生說：「書早已修好，須一個勇敢的人突圍送去。」

法本沉思了一回，拍着光頭說：「有了，本寺裏的燒火惠明可以去。」

張生便把信去交給惠明，那惠明拿了銅叉就衝出重圍走了。

白馬將軍鎮守蒲關，近聞張君瑞上京取應，寓在普救寺裏，不來敘晤，甚是不

解。他本想請人去邀，但因丁文雅失敗，縱軍劫掠人民，無暇涉及私事。這一天，升坐轅門，計議剿賊，巡卒突然綁着一個奸細來。他舉目一望，原來是一個和尚。便喝道：

「兀那和尚，你是那裏的奸細？」

那和尚便是惠明，他就把普救寺被賊圍的事說了出來，又將張生的信呈上。

白馬將軍接信看罷，心中大怒道：

「既是如此，我便傳令：和尚，你先回去，我星夜趕來。比你到寺，我或許早擒得那賊子了。」

惠明說：「寺中十分危急，請將軍必速去救。」

杜將軍使惠明走了，便立刻下令三軍，直指普救寺。孫飛虎的部下，最怕白馬將軍，他們也不等首領命令，大家都棄甲拋戈，跪着而投降將軍了。

杜將軍下令把孫飛虎斬首示衆，安下軍營自己輕裝便服，帶了幾名衛士，去看

張生。

張生知道杜將軍到來，忙命人開門去迎接，見面時，就道：

「哥哥久違了，自別台顏，久失教言；今日舊雨重逢，實出意表。」

杜將軍笑道：「我戎馬倥傯，不及過訪，還望恕罪呢！」

這時，夫人也出來，就由張生介紹，夫人說：

「今日之命，實蒙再造！」

杜將軍說：「狂賊跳梁，有失防禦，致累受驚了。」

各人談了一刻，杜將軍又問張生說：

「敢問賢弟，因何不到我處呀？」

張生說：「小弟賤恙，因失趨謁；今日該隨老兄去了。還有一事，應先奉告！」

昨日夫人許以愛女相配，不敢仰勞執柯，小弟意思，成過大禮，彌月之後，便來叩謝。」

杜將軍聽了，忙向張生及夫人各一揖道：「賀喜，賀喜了！」

夫人說：「老身尚有處分。現已備有薄酌，聊爲將軍洗塵。」

杜將軍說：「不勞夫人費心了。適間投順五千人，下官尚須料理，改日再來拜賀吧！」

張生見杜將軍戎馬倥傯，也不便強留，便說：

「恐妨軍政，不敢久留哥哥；異日定當前來拜謝。」

杜將軍便告辭別，吩咐起馬。夫人送到廊下，杜將軍便留住了；張生送出門外，看了他上馬，又道過別，才轉身回寺。

這時，夫人迎着張生說：「先生大恩，不可忘也。先生從今休在寺裏下榻，便移來家下書院裏安歇。明日略備便酌，着紅娘來請，藉以開懷；先生自必光臨啊！」

張生唯唯道謝，別了夫人，回房收拾行李，命小童搬進那邊書院去了。心中想

道：「從此，她是我的了！」

## 六 叫我來請先生

斗牛西墜，殘月遁跡；曙色映簾，微呈灰白。張生睡在書院中，一覺醒來，只聽得隣鷄一聲，轟然點起神緒，於是忙穿衣下床，驚訝地說：

「今天不是夫人召宴的日子嗎？爲什麼這般遲遲起來呢？快不要辜負那韶光良辰了！」

他匆匆洗盥已畢，在衣箱裏



換 來 服 衣 包 一 出 拿

拿出一包衣服來換，眼巴巴地候着紅娘來請。誰知等了許多時，却連人影也不見。他便開門步出廊下，徘徊躑躅，但見蒼苔白露，涼氣透骨。踱了一回，無奈地又走回房中，和衣假寐。

紅娘奉了夫人之命，這天一早起來，梳洗已畢，便來書院請張生赴宴。她想起了他那種癡跌的神情，真摯的態度，不覺暗中失笑了。

紅娘走到書院門次，一聲咳嗽。張生在門口早已聽得，忙下床出門迎接，又手躬身說：

「紅娘姐；來得正好！」

紅娘見他心急的模樣，又覺好笑，便說：

「先生，早啊！我奉夫人嚴命……」

張生不等她說完，忙道：「小生便去。」

張生又問道：「敢問紅娘姐，此席爲何而設呢？可有別客？」

紅娘答道：「第一爲壓驚，第二爲謝承。並不請外客，祇等先生和小姐匹聘咧！」

張生聽了，快樂得什麼似的，跟着紅娘便行。他走了幾步，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又回身至鏡前，攬鏡自照，理髮敷膏，弄得光耀奪目。紅娘見了，又不覺暗地笑起來。心中想道：

「他這般聰俊！這般秀雅！世界上的草木，本來是些無情物，但這麼一個漂亮少年，怎好教他顧影自憐，夜夜孤零呢！從來文士，每多鍾情，要是遇着了心愛的人，便寧可犧牲了生命去愛她，要是碰到了那些薄倖的人啊，鐵石心腸，使你畫餅充饑，中斷了好事，那便悒悒寡歡，甚至以生命去殉情了，這豈不可憐？至於他的信行和志誠，今宵歡慶，燈前互證，你便明白了。只是我家小姐，嬌柔如含蕊之花，你只宜輕憐軟惜……」

紅娘正想到這裏，張生又愧慙似地問道：

「紅娘姐！那邊今日怎樣鋪設？小生豈可輕造？」紅娘笑道：「我們那邊，不過是鴛鴦繡帳，龍鳳畫屏而已，夫人至誠，叫我來請先生，先生不必謙遜了。」

張生向自己身上，重又打量，並說：

「只是小生客旅，沒有一些財禮，却怎生好見夫人？」

紅娘說：「先生請兵除賊，救了我們一家性命，先是我那小姐十分依順了。這般再生大恩，正非財禮可比。況且先生和小姐，才子佳人，璧人淑士，佳偶天成，跨鳳乘龍。先生不要再推託了，請過去吧！」

張生喜得眉花眼笑，忙說：「既是如此，紅娘姐請先走，我隨後便來了。」

紅娘望着張生笑道：「休叫我再來請着，夫人在那兒等候呢！」

紅娘說完走了，張生見她去了，不禁自喜道：

「這事真僥倖哪！不費半絲的紅線，居然成其美事。唉！我真不圖一書數行，乃得佳人！哈哈！孫飛虎這廝，倒可稱是我的大恩人也！」

張生神經實在興奮至極點了。他整理衣服一番，又對鏡審視，才喜揚揚地踱進西院，去完成他美妙的夢了。

## 七 拜見你的哥哥去吧

鶯鶯自從張生退了賊兵以後，憐愛和感恩的心，併在一處。她一早便想：

「女子至寶的，不僅是面貌，還有愛情。我對於張生的恩，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報答；我就把這靈魂裏的清白誠意，心坎中純潔的熱愛獻給他吧！」

當她獨個兒坐在房裏想時，不提防紅娘已經走了進來，對她說：

「小姐起來恁早。梳粧已罷？」

鶯鶯道：「倘不是枝頭黃鸝，擾人清興，此刻還怕倦縮在繡被之中哩！」

紅娘斜覷了她一眼說：「我看小姐宜嗔宜喜的面孔，簡直吹彈得破。小姐真是

天生一位夫人，張生豔福實不淺也。」

鶯鶯含笑帶羞，輕迴了身，啐了紅娘一口。紅娘又說：

「前堂酒宴已陳列好了，夫人叫我來請小姐的。」

鶯鶯問道：「那個酒筵怎樣？」

紅娘冷冷地回答說：「却不見出色，祇普通非常。」

鶯鶯心中怪母親太草率了。她想；壓驚謝承，已應盡慇懃了。何況今日婚姻大典。她不覺心感不適，身子一軟，倒下椅去。

「小姐快去，夫人等着呢。」

鶯鶯勉強不歡，懶洋洋便跟着紅娘走到堂上，粉靨紅豔豔的，連眉梢也化作玫瑰色。她走到簾前，站住不進。隔簾已見張生丰神雋逸，態度瀟灑的坐在那兒了。

鶯鶯正欲踟躕而進，忽見裏面的張生站起。到門外更衣，正和鶯鶯碰着，嚇得她一陣嬌羞氣喘。

既而張生入座了。夫人道：

「前天若非先生，那有今日，故特備小酌，非爲報禮，聊表謝忱而已。」

張生道：「過去的事，何足掛齒；且這都是夫人洪福啦！」

夫人便命斟上酒來，替張生把盞說：

「先生滿飲這一杯！」

張生躬身接過，便一飲而盡。他却也斟了一杯。回敬夫人。夫人請張生坐下

了，便回頭對鶯鶯說：

「我兒近前來，拜見你的哥哥去吧！」

張生，鶯鶯，紅娘三人，聽了這話，心中一驚：張生身子一抖，如萬箭穿心。

鶯鶯一聽玫瑰玉臉，頓時也泛了灰白色出來。紅娘心中暗想道：「呀！夫人變卦

了，這相思今番害也！」

夫人見了他和她們的神緒，似乎已料到了各人心事，故又作笑容道：

「我兒休得害羞，現在是自家兄妹了。紅娘，你快斟熱酒來，小姐好與哥哥把

盞。

說：

鶯鶯又羞又惱，只得款款立起，懶懶地將酒盞遞到張生面前，張生有聲無力地  
「不勞小姐多禮，小生量窄，恕不能飲了。」

鶯鶯也知張生苦處，因想道：

「他以為可以金屋藏嬌；以為可作乘龍之客；以為可以蕭寺淒涼不倚西廂；現在却變了卦了，這種景象，實使秦樓之鳳，化作莊生之蝶。哎！張生，你不要怪我，却是母親害了你呢？」

大家靜默了一回，忽聽夫人又道：

「我兒，你是必把哥哥一盞吧！」

鶯鶯見張生淚眼偷淹，兩眼惺忪；便雙手又遞了一盞過去。張生說：

「小生說過量窄了……」

鶯鶯輕輕地說：「你便接了吧！」

張生仍不接，鶯鶯自己心兒，也不知是什麼味兒了；只覺十分是酸，十二分是苦。於是又紅暈了一張帶雨梨花的嬌臉，又低低地說：

「你不甚醉，依我飲了這一杯吧！」

她說話時，語氣淒愴，令人心碎。此時，張生似乎會意了，才悲慘地接了杯兒，一飲而盡。

夫人叫鶯鶯入了席，便又叫紅娘說：

「紅娘，再斟酒來，請先生滿飲一杯。」

但張生心灰如木，意冷如霜，一些都像聽不到，仍木坐勿動，凝視四週；忽而面龐慘白，忽而發出一聲苦笑。

他這一笑，正是表現心中悲痛。鶯鶯見了，尤其是淒愴欲絕；她輕咬銀牙，面色由紅而白，由白而青。她想：「唉！母親呀！你害得我苦也！爲什麼你會——鳥盡弓

藏」呢？從今以後，我和他都休了；他的錦繡前程，定因此而頽滅下去，恐怕精神身體，也日夕消沉了。至於我，有什麼趣味做人，當初本一心望成連理，如今却給無情劍斬斷了情絲。以後，大家都度着此淒涼歲月，消磨那錦瑟的年華。這真是夢也想不到啊！」

且說夫人，她心中明明白白，但看了鶯鶯一眼，仍作無事地說：

「我兒似乎有些不快？要是，紅娘扶她回房去罷！」

鶯鶯聽了，盈盈地立起，向張生看了一眼，便心灰意冷地進去了。

張生目送了鶯鶯進去，隱約好似聽了一些低微的哽咽聲。他就惘然起立，身子一晃，似乎立脚不穩，要倒下去的模樣。他這時，便竭力支持，對夫人顫聲說：

「小生醉了，就此告退。現想在夫人面前，一吐胸懷。前日狂賊起變，夫人親口有言，謂誰能退兵，使得小姐爲妻，可有這話嗎？」

夫人說：「是有的！」

張生說：「那個時候，是誰挺身退賊呢？」

夫人道：「先生實有活命之恩，奈先相國在日……」

張生不等她說完，忙道：「當時小生草筆疾書，請得杜將軍來，豈爲今天這一頓酒水嗎？今晨紅娘姐傳命相邀，謂將永踐諾金，快成倚玉，不料一見夫人，竟突加以『兄妹』二字，這是何故？」

夫人咳嗽道：「只是先相國在日，實把這個小女許下老身姪兒鄭恆。前日曾發書去喚他，他要是來了，却是怎好？所以現在願多酬金帛，請先生另選賢門貞女，百年偕老！」

張生冷笑道：「原來夫人如此！只是當日何以不曾說許配了？倘杜將軍不來，那孫飛虎公然無禮，這時夫人又有何說？小生肩抬大口，何用金帛？就此告辭了。」

夫人苦笑道：「先生住着，今日你有了酒意；紅娘快扶先生去房裏歇息。到明天我另有話說。」

張生明知夫人圖賴，就跟了紅娘，悻悻回至書房。

紅娘一手扶了張生，低聲說：「先生少吃一杯，却不是好？」

張生嘆着說：「哎呀！紅娘姐，你也糊塗，我何嘗喝醉。祇是因了夫人食言，心受刺激過度而已。現在真感到做人沒趣味，長此以往，叫我如何過日，不如解下衣帶，尋個自盡吧。」

他說到這裏，已走進書房中了；真的解下腰帶自盡。紅娘見了，忙嚇道：「這使不得，小姐的心也愛你的，總不致於沒法可想。」

張生反身跪下哭着說：「姐姐能夠成全，小生死也不忘，祇是計將安在呢？」紅娘向房中望了一周，又想了回才說：「先生不是有桐琴一張嗎？小姐極愛

此道的。今晚我帶小姐至花園，以咳嗽爲號，你就彈起琴來，看小姐有什麼話說；



張 生 反 身 跪 下

那時，我可乘機把先生的苦衷告訴她了。若有說話，

明日定當來告訴你的。現在我先行走了，因怕夫人呼喚哩！」

紅娘向張生瞟了一眼，便無限同情地走了。

張生聽了紅娘的話，好像  
像在黑夜波濤之中找到了燈塔一樣，徬徨的心，自是才  
稍得安息。他回房長坐，靜  
候黃昏的來臨，以求女媽妙

法，補完離恨之天了。

## 八 說什麼不得相近

晚鐘高唱，暮鼓頻敲，黃昏已降臨大地，張生的心兒，隨着夜幕而活躍了。

他在房裏理着琴絲，低聲祝說：

「琴呵！小生和你風塵相伴，互依爲命，今天這場大功，都只在你的身上了；

願你助我一獻所長，休辱沒了我張珙呀！」

祝罷，他就抱琴至靠近院牆的窗旁放好，候着紅娘的暗號送來。

初更的時候，真是蘭閨寂靜，小院陰沉。鶯鶯滿懷悲痛，倚枕對着案上的銀缸作着遐想。紅娘在旁，見時候已到，便向她說：

「小姐，時候不早了，燒香去吧！」

鶯鶯毫無神氣地站起來，跟着紅娘走出院庭，並說：

「唉！我有什麼心去燒香呀？」

紅娘說：「今晚月色大好，散散心也佳！」

鶯鶯說：「反會勾起斷腸人的心事！」

這時，紅娘咳了一聲，琴聲就隨之而起。

鶯鶯聽了這一陣悠揚的聲音，就問着說：

「呀！紅娘；這是什麼聲音？」

紅娘說：「我不知，小姐且猜猜看！」

鶯鶯靜聽了一回，說：「好似鐵馬兒在簷前風吹擺動？」

紅娘搖搖頭說：「不是！」

鶯鶯又說：「敢是花宮夜鐘，吹來天外呢？」

「仍不是，這聲音好像從那邊來，我們去看看吧！」

紅娘便扶了鶯鶯走向園西，那「丁冬」的聲音，更加清晰了。鶯鶯這時，才笑

着道：

「呀！這是琴聲啊！」

紅娘說：「這聲音好像是從張先生那裏彈出來的。」

鶯鶯點點頭道：「他倒也會彈的啊！」她說吧，便醉心側耳細聽，心中起了無限感慨。

張生弄了一回琴，紅娘就借意避開。鶯鶯索性再走近點細聽，忽聞有人自言自語道：

「琴呀！昔日司馬相如求卓文君，曾有一曲叫文鳳求凰。小生不妨學樣彈奏一回，但不知小姐能聽到否？」

於是跟着傳來這一首曲：

有美一人兮，見之不忘！

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

鳳飛翱翔兮，四海求風！

無奈佳人兮，不在東牆！

張琴代語兮，欲訴衷腸！

何時見許兮，慰我徬徨！

願言配德兮，攜手相將！

不得于飛兮，使我淪亡！

道：

琴韻幽怨，動人心靈；彷彿涼秋夜寂，聽到枝頭杜鵑。鶯鶯聽了，暗暗喝采

「彈得好極了，可是音哀節苦，聽了更加斷腸悲痛！」

這時，琴聲突止，好像有人把琴一推，在說：

「夫人忘恩負義，倒也罷了；祇是小姐呀，你却不該說謊。咫尺天涯，如巫山隔阻；兩地相思，似煙雲撩擾。」

鶯鶯聽了，一陣心酸，淌下幾滴熱淚來；她不覺暗自說道：

「張郎呀！你錯怪了我；你只知自訴苦怨，又怎知我的心也和你一般地傷痛呢？咳！我和你，一樣淒絕。我在外面是疏簾風細，你在裏邊是幽室燈青，中間祇隔着一線，就好像關河線遠；大家都不得相近，這真可謂可憐人哭可憐人了。」

鶯鶯正在說時，紅娘早已悄悄在背後走了出來，叫道：

「小姐，說什麼『不得相近』給夫人聽見，却是怎了？」

鶯鶯嚇了一跳，回答她說：「我不曾說什麼！紅娘，現在是幾時了？」

紅娘指着碧空說：「月色當定，夜深了！」

鶯鶯好似沒有聽到紅娘的話，她一縷芳魂，早飛入了張生的書院。歇了一息，她才走至每晚焚香的地方，胡亂拜了幾拜，使命紅娘收拾回房。

紅娘這時，突然想到什麼似的說：「適才聽得張先生要去了，小姐却是怎處？」

鶯鶯打了一個寒噤，似乎想起此後便成天涯海角。於是就說：

「紅娘；你便對他說：再勾留幾天。想母親好歹終會想清楚，不至使他脫空的。」

## 九 我管教那人兒來探望你

鸚鵡不知愁人意，喃喃呢呢背新詩；鶯鶯委屈在房裏，時時刻刻都悽愴滿懷。

困人天氣，無奈淡雲輕風；織恨簾櫳，不盡愁絲慵緒。她悄坐粧台，傷神默然。忽見紅娘進來，便對她說：

「紅娘，你何不到書院裏去看張生一遭？看他說些什麼，來回我話。」

紅娘故意說：「我不去，夫人知道，不是耍的。」

鶯鶯說：「我不說，夫人怎得知？你去吧！」

紅娘才假作蹬了一蹬足，走了。她走至張生窗前，心中暗想：「我何不看他在

做什麼？」於是伸出櫻桃小舌，濕破紙窗，悄悄向內看去，只見灰塵齷齪，積滿一桌。張生和衣睡在床上，面容枯槁，黃瘦臉兒，好似一個蜡人一樣。

紅娘心殊不忍，便輕敲了門。裏面驚問道：

「是誰？」

紅娘答過，張生忙站起來開門，見到果真是紅娘，狂喜說：

「哎呀！紅姐姐！怎麼這早晚才來？等得我望穿秋水了！快請裏面坐。」

紅娘進內，坐定，張生又問道：

「昨夜小姐可曾有什麼表示？」

紅娘掩嘴說道：「我家小姐嗎？我可不說與你聽！」

張生急道：「好紅姐姐！休再叫我急煞了。」

紅娘道：「你問她做什麼？」

張生更急着說：「好姐姐，說吧，你可憐我哪！」

紅娘說：「我家小姐，和你差不多哩！」

張生聽了，知道小姐實愛自己，心懷一暢，病也好了一半。好似紅娘的幾句話，是一個名醫似的。他不覺雀躍地說：

「既然你家小姐有見憐之心，紅娘姐，小生有一書簡，敢煩帶去。」

紅娘故意把頭一搖說：「這不可能，她見到什麼詩詞，會撕了罵人的。」

張生哀求道：「好紅娘姐，小姐決不如此的。」

紅娘這時，才說：「看你可憐，快去寫來。」

張生忙走到案前，取出花箋，握管作書，一會兒寫好了。

紅娘道：「寫得好呵！唸給我聽。」

張生捧着唸道：

張珙百拜，奉書雙文小姐閣下：

一昨尊慈，以怨報德，小生雖生猶死，筵散之後，不復成寐；曾託稿梧，自鳴

情抱。亦見自今以後，人琴俱去矣。因紅娘來，又奉數字。意者宋玉東鄰之牆，尚有莊周西江之水；人命至重，或蒙矜恤？珙不勝悚仄待命之至！附五言詩一首，伏維賜覽

相思恨轉添，

漫把瑤琴弄。

樂事又逢春，

芳心爾亦動？

此情不可違，

虛譽何須奉。

莫負月華明，

且憐花影重。



張珙再百拜



我 便 替 你 拿 去

張生讀罷，拱手交給紅娘，又自言道：「這是一道會親符，明天此刻，必有一個好消息傳來了。」

紅娘接過信說：看着簡兒笑道：「這簡帖兒，我便替你拿去，喜怒其間，我不得知。但你可放心，我決力助你成事。」

張生說：「如此，小生謝了。只是這信如何呈與小姐？」

紅娘說：「你放心。我自自有言辭。管教……」

張生忙問：「管教什麼？」

紅娘微笑道：「我管教那人兒來探望你一遭。現在我去了，怕夫人呼喚，不好回話！」

張生聽了，喜得什麼似的，便深深地作了一揖道：

「那真沒世不忘紅娘姐的大恩了！」

及至揖畢，抬頭一看，紅娘早已飄然而去。張生只樂得不可形容，他憔悴的臉上，已漸呈起玫瑰快意了。

## 一〇 疑是玉人來

窗畔散香，簾間風靜；春光寂寂，日色遲遲。但見紫紗窗下，鸚鵡低鳴；幾葉芭蕉，輕盈搖曳。

紅娘來到鶯鶯的香閨中，聽到無聲無息，她料想着！小姐大概又睡了。

紅娘便輕啓朱扉，走進房內，只見絳台高聳，銀缸燦爛。鶯鶯和衣睡下，玉釵斜欹，雲髻半偏；她的星眸半閉，杏臉微紅，逸韻風生，媚麗欲絕，那惺鬆媚態，真教人消魂失魄。紅娘嘴裏不禁自言自語說：

「日高如許，猶自擁衾高臥，怎便嬌懶至此？」

她忽聽金花帳裏，半聲吁微，鶯鶯似乎已覺到房中有人了。她就欠身坐起，手理亂髮，柳腰輕擺折，玉嘴吐呵欠。

鶯鶯走至鏡台面前，紅娘就在這時不聲不响地把簡帖兒遞上。鶯鶯一見，微露驚惶之色，雙手接過，拆開封皮，顛來倒去，看了又看。忽見她柳眉頻蹙，秋波含暝，低垂了粉頸，改變了玉容，輕輕喚道：

「紅娘過來！」

紅娘便走了過去。鶯鶯厲聲說：

「紅娘！這東西那裏來的？我是相國小姐，誰敢將這簡帖兒來戲弄我？我幾曾慣看這東西？我告訴夫人，打你這小賤人！」

紅娘正色說：「小姐叫我去，他着我拿來。小姐不叫我去，我敢問他討來麼？現在小姐休惱，待我自己先向夫人那裏自首吧！」

鶯鶯嬌怒說：「你到夫人那裏，却自首誰來？」

紅娘說：「我出首張生！」

鶯鶯聽了，似乎她的心軟化了，面色轉和道：

「紅娘也罷！且饒他這一次。」

紅娘說：「小姐怕不打他那小賤人？」

鶯鶯靄然說：「我正不曾問你，張生病體如何？」

紅娘說：「我只不說。」

鶯鶯說：「便講出來吧！」

紅娘漫應着說：「他病勢很重呵！他面黃如蜡，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看來去死不遠了。」

鶯鶯柳眉深鎖，心中好像針刺一般，愀然說：

「那麼，怎不請個醫生，替他診治？」

紅娘說：「他沒什症，他說自己黃昏清晨，廢寢忘餐，只是盼佳期到來。」

鶯鶯聽了，不禁失口說：「癡郎！」

既而又似乎怒氣地說：「紅娘！這是什麼事情呀！好是你口穩，若給別人知道呵，成了什麼家法。」

紅娘說：「豈是我願說這些話？只是那人實在太可憐了。」

鶯鶯說：「唉！他太情癡了，要知道我和他，不過是兄妹之情，有何別事？」

紅娘道：「但是事已至此，你尚袖手旁觀，那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鶯鶯道：「這事雖是我家負他，他也豈得如此。紅娘！你拿紙筆過來，我寫個

回信給他，着他下次休要如此。」

紅娘遞過紙筆，鶯鶯揮手寫就，便交給紅娘說：

「紅娘；你送去對他說：『小姐遣看先生，是兄妹之禮，非有他意；如再一遭兒是這般呵，必告訴夫人知道。』」紅娘，和你都有話說哩！」

紅娘說：「小姐！你又來，這帖兒我不送去，你何苦如此？」

鶯鶯怒氣道：「這妮子好沒分曉！」說時，把帖兒望地下一擲，氣憤憤地走向牀上睡下。

紅娘停了半晌，才俯身拾了帖兒，嘆着說道：

「咳！小姐，你將這個性兒那裏使也？」

紅娘持了簡帖，走到書院前，就疊着指兒敲了門。張生連忙迎入，笑逐顏開地

問說：

「紅娘姐；那簡帖兒怎樣了？」

「不濟事了！先生休傻。」紅娘故意如此。

張生笑道：「小生那簡帖兒，是道會親靈符，祇是紅娘姐不肯用心，以致如此呵！」

紅娘急道：「是我不用心？頭上有天哩！你那個簡帖兒好聽，從此鳳去樓空，酒闌人散，便只合大家撒手了！我也再不會來，就此別也。」

張生瞪着眼焦急說：「呀！紅娘姐……」說時，面色改變，聲音顫動，哭喪着臉，嗚咽說道：

「紅娘姐！你一去呵，更望替小生分割？」

紅娘只板着臉兒不語，張生急得雙膝跪下，哀哀懇道：

「紅娘姐，請你設法救我一命則個！」

紅娘說：「這事我敬謝不敏，不敢担承，先生豈不知，我和她之間，好似隔了弱水千里，你粗麻線叫我怎引得過關呵！休了！休了！」

張生聽罷！幾乎暈了過去，祇是雙淚涔涔，長跪不起的哭着說：

「小生今日山窮水盡，我這條性命祇在姐姐手上了。」

紅娘看得他可憐又可笑，才由懷裏取出書簡，擲給張生道：

「傻角兒呀！這是小姐的回信，你祇管看吧！」

張生突如暴發萬金，急得雙手揉了淚眼，拾起簡帖，拆開封皮，看了一遍又一遍，站起笑着說：

「呀！紅娘姐！不料今日有這場喜事？」

紅娘詫異道：「却是怎樣？」

張生道：「小姐信裏約我今晚花園裏去。」

紅娘說：「我只不信。」

張生說：「那麼，我讀給你聽吧！」於是他就念了鶯鶯所寫的那首五言詩出

來：——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拂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張生又把詩意解說出來，紅娘聽了，怔怔地懷疑道：

「真個這般解？」

張生笑着說：「我不敢欺紅娘姐；小生是個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不是這般解，怎解？」

紅娘說：「那麼你今晚如何？」

張生說：「有決意去會她。小生曾見花園兩遭，裏面景緻着實好哩！」

紅娘說：「以前你色笑未親，現在呵，玉骨冰肌，可以相偎相倚了。先生！我也替你歡喜哩！」她說着，就回去了。

張生送出紅娘，再把鶯鶯的信讀了千數百遍，便又負手徐步，踱踱坐坐，等候黃昏的來臨。

## —— 扯往夫人那裏去

紅娘回至鶯鶯房裏，心中暗想：小姐滿口說正經話，詩中却暗約着他來。你既不對我說明，我也不必道破。只等她燒香時，看她怎生瞞我？

到了黃昏時候，紅娘便向小姐說：

「月朗風清，我們燒香去吧。」

鶯鶯微微點了頭，就隨着紅娘慢步走出香閣，向花園中去。

天上懸了明鏡，一片銀光，照盡人間，只覺夜涼人靜，薄有寒意。這時，紅娘便借個意思說：

「小姐！你在這湖山下立地；我去關了角門兒，因怕有人聽我們說話呢！」

她說着，便離了鶯鶯，盈盈地走到角門前，悄悄的瞧着門外。忽見槐樹陰下，有個人閃了過來，攬着自己腰兒說：

「我的小姐！」

紅娘一驚道：「是紅娘哩……你便心花眼亂，怎不看真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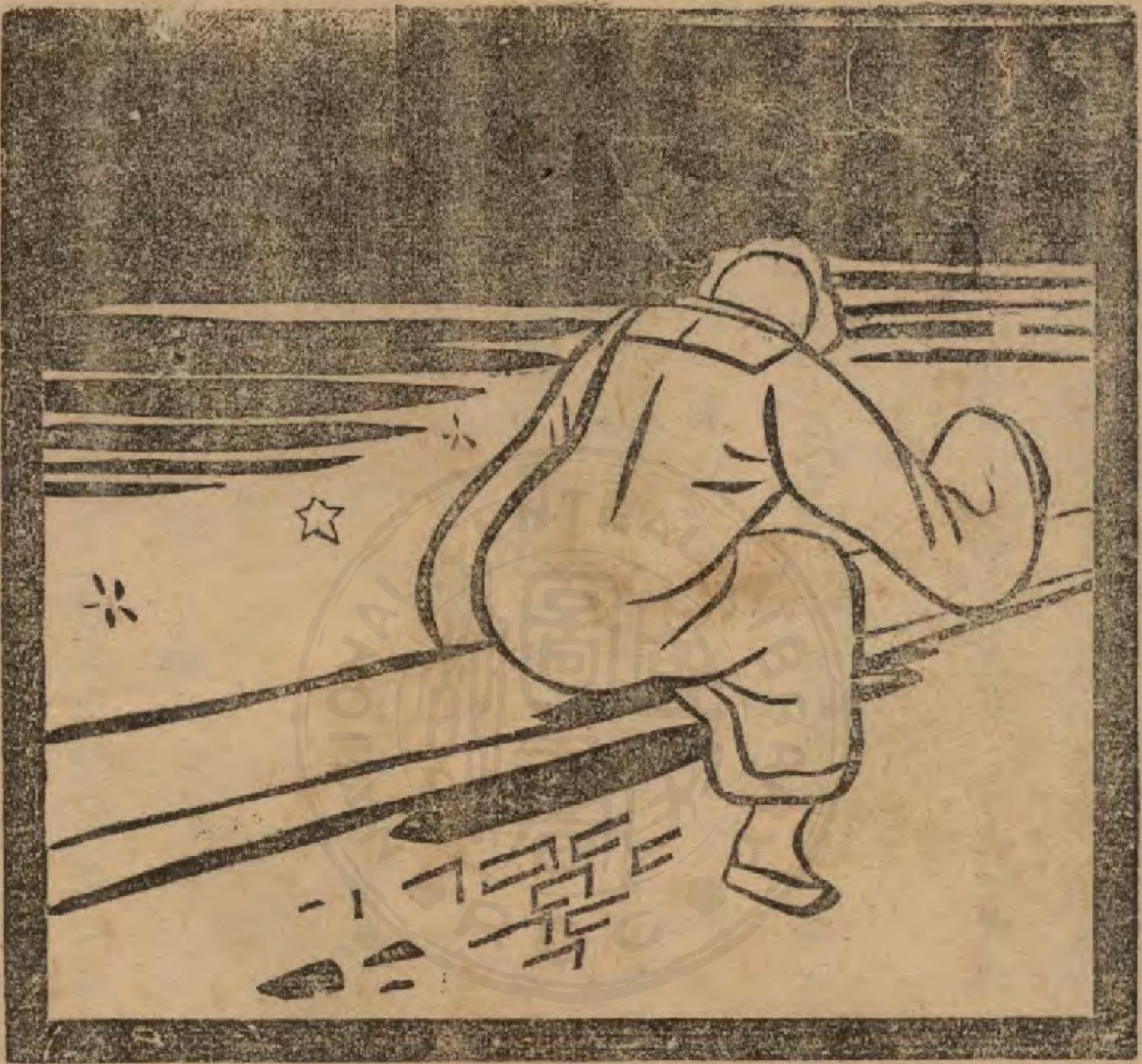
那人知道認錯了，連忙放手道：

「這是我太情急，請紅娘姐恕我。」

「你且潛身曲欄邊，她正背立湖山下。我且問你，她真個着你來嗎？」紅娘低聲說。

張生說：「我不是早說過，我是個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豈有騙你！」

紅娘說：「那麼你休從這裏進去，怕她說我接你來，你祇好跳牆過去，但是，張生呵！我家小姐，豈惹年華，嬌花嫩蕊，你須好語溫存，盡情憐惜，休得……」



跳 牆 過 去

張生道：「休得怎  
樣？」

紅娘紅了臉兒說：

「休得像那粗莽人，狂  
風驟雨，恣意摧殘！雖  
然，這事與我無關，但  
你應細細着想才是。」

張生聽了，唯唯答

應。紅娘却躲在一旁，  
暗中偷覷。

張生跳過牆去，心

中又驚又喜，輕輕走到

鶯鶯跟前。鶯鶯問道：

「是誰？」

張生回答說：「是小生。」

鶯鶯忙喚紅娘，紅娘不應。她便沉下臉兒道：

「張生！你是讀書知禮之人？無故到來，有何話說。」

張生不料有這一着，聽了，頓時面色慘白，如中瘋魔。許久，才顫聲啞啞說：

「小姐當知我的苦衷，我的心實爲小姐碎了。」

鶯鶯儼容說：「先生救活我一家性命，我心中實在感激。是以慈母以弱女見託，先生却誤會了。竟使不令之婢，致淫佚之詞，這是何理？」

紅娘在遠處看了，就低聲說：

「張生，你背地裏嘴硬，此刻唇槍舌劍到那裏去了？爲什麼給她送住了你這個隨何？窘住了你這個陸賈？」

鶯鶯聽得聲音，想了一回，便喚道：

「紅娘！你快來！」

紅娘應道：「小姐！怎麼？」

張生忙說：「紅娘姐，小生在這裏。」

紅娘佯作驚訝說：「呀！誰叫你來的？」

張生竟如一尊石像似的站着，默不作聲。

鶯鶯說：「快扯往夫人那裏去！」

紅娘看了張生一眼說：「扯往夫人那裏，便毀了他的名譽，待我來處分吧！」

紅娘於是叫張生說：「張生；你過來，向小姐跪下吧！」

張生在昏惘之中，只得跪下。許久，紅娘又說：

「張生，你讀孔孟之書，何以幹出此種行爲？」

張生只是紅着臉兒默不作聲。紅娘看了，心中倒有幾分可憐。於是又對他說：

「你起來拜過小姐，以此謝罪。」

張生好像失了三魂七魄似的，只任紅娘擺佈。鶯鶯說：

「先生活命之恩，自當報答，但既爲兄妹，怎生此心？若夫人撞見，豈還了得？」她說完，自顧走了。

紅娘這時，指刮臉皮說：「羞也不？却不道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今日便早死心塌地也。窮酸子怎能享此艷福？走吧！休說一刻千金了。」她說罷，向張生一推，便自去了。

## 一一 好一個藥方

這一隻釘子，碰得張生滿鼻子灰！

那夜，張生回至書院，倒身床上，心中悲憤交集。他真不解鶯鶯到底爲些什麼道理？心中兀自想着：「我一片真情，出之至誠；就是鐵石人兒也點頭了。却不料

女郎的心，比鐵還硬百倍！唉！一首新詩，分明媒證，可是臨陣退縮，又奈我緣慳何？」

此時，張生心如刀割，一陣悲痛，抱枕大哭。他的心火燃到外部，全身發了狂熱。不到半夜，早已神志消失，像個將死的人兒一樣。

「小姐，小姐！美人兒啊！我快相思死了！」張生這樣地不斷說着嚙語。

此後，張生日瘦一日，真是可憐相思入骨，茶爐藥灶不分離。

過了幾天，法本看見張生病勢沉重，心裏自然也替他可憐。法本便慰問一番，就去報給夫人知道。

夫人請了一位醫生，一面又叫紅娘看去。

却說這消息傳到鶯鶯的耳朵裏，好比萬箭射中了心窩，好不傷心，盡情悲痛。她不禁惋惜地嘆道：

「咳！他，他竟執迷如此！却是罪在我身，由我害死他了。我自恨身爲女子，

處處受禮教羈絆；否則，也可以走去和他細細握手，低聲慰問一番啊！本來那天我是叫他夜裏來的，他却急色鬼一般，不待紅娘走了，先已來到；他竟不顧我一些顏面，假如洩漏春光，豈非弄巧成拙？現在只有我能救他了，我也不管許多了。」

她說完，走到案頭，提筆寫了一個短簡，署封好了。恰巧紅娘進來，鶯鶯便說：

「紅娘，夫人是叫你看張生嗎？」

「是的！」紅娘答。

鶯鶯說：「聽說他病重，却是可憐；我有一個藥方，你給我送去，叫他照方服藥，包管病會好。」

紅娘漫然應道：「小姐又來了！也罷，我便走一遭。」

紅娘拿了帖兒，且走且忖：「張生實爲小姐而病，而小姐竟鐵一般的心腸，不管他死活，辜負了他的深情。現在又要開了藥方去，有什麼用呢！唉！心病還須心

藥醫。」

紅娘想時，已不覺到了書院。她便輕輕地進去，走到張生病榻前。張生病眼矇矓，一見她來，淚珠就如泉水般湧下。

紅娘說：「先生可憐啊！你竟一病至此嗎？」

張生說：「咳！害殺小生了！我要是死呵，紅娘姐！閻羅殿前，少不得干連了你。」

紅娘嘆道：「普天下人害相思，不像你害得忒殺也！」

張生道：「我救了人，反被人害！古人云：『癡心女子負心漢』，今日適得其反了。」

紅娘說：「可是先生也太情癡了！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似這般單思，有什麼趣味？」

張生說：「她雖然負我，我至死也不忘於她。蒼海桑田，我此心實堅如鐵石

啊！」

紅娘聽了，不禁嘆道：「好癡情也。現在夫人叫我來看先生吃什麼藥！此地另有一個什麼好藥方送來。」

張生道：「藥方在那裏？」

紅娘遞過了簡，張生即忙啓封看罷，從床上跳下，笑道：「喜煞我也！好藥方，是一首詩。」說時，又揖了紅娘作謝。

紅娘說：「你又來了，不要差了呀！」

張生說：「我那有差，前天也本不差的，得失是時間問題而已！」

紅娘不信，張生便唸給她聽：——

休將閒事苦縈懷，

幾次摧殘天賦才。

不意當時完妾行，

豈防今日作君災！

仰酬厚意難從禮，

謹奉新詩可當媒。

寄語高堂休詠賦，

今宵端的雨雲來。

他讀完，就說：「紅娘姐，此詩又非前日之比；小姐今夜一定來了。」

張生又把詩對紅娘解釋一回，紅娘沉吟半晌道：

「這真是好藥方。但你不值得這麼歡喜，要是一旦玉人並臥，豈不當時笑掉性命嗎？」

張生只顧笑着說：「紅娘姐，天下事真出人意料以外，教小姐這般用心，小生真感激無涯了！」

紅娘說：「我終有些不信。」

張生說：「這樣明白，怎再會錯，但求你嚴守秘密，勿告他人。」

紅娘說：「不瞞先生，我那小姐呵！真是我見猶憐，他如芙蓉出水，溫若馨瑩。先生如可和她一宵偎倚，銷魂真個，那真是絕世的幸運兒了。但是，我有點終不信小姐今夜會來。」

張生說：「今日不比往日，總之，一切還望你用心！」

「先生！我也要吩咐你：一切你也要用心啊！」紅娘說着，微笑地走了。

張生拿了鶯鶯的信，讀了一回又一回，只見紙上的字，個個都是鶯鶯面影，正向着自己微笑。他一時快樂，忘記了重病在身，不禁手舞足蹈，引吭高吟起來了。

「噫！絳仙秀色，儘是療饑；菩薩化身，定堪救命。淒涼旅邸，忽邀仙女之會；寂寞書齋，遽入高唐之夢；枕燦衾爛，骨醉神迷！這是多麼的快樂啊！前者秋波一轉，思攜手而無由；隔牆聯吟，欲促膝而不得，而今螭首蛾眉，笑語相親了！」

一三 露滴牡丹開

漫天緋紅，金烏西墜。朗星棋佈，玉兔東升。一片冷清的光輝，照臨書院窗下。張生這時，獨在書房之中，低首徘徊，愉快微語：

「小姐着紅娘將簡帖兒約小生今夕相會，這時已早晚初更屆了，她何以未到呢？然而小姐既有詩來約，當不致再次食言罷！」

他又步出階台，但見空清如水，月朗如鏡。突然似見一黑影，就以爲玉人來了；但一經細看，嘻！只是花影的婆婆。

蕭條夜景，使他興奮之中增加了惆悵。

他又回到房裏，坐了一回，青燈照人，越顯孤寂。因微吁嘆道：

「情海困難，乃至如斯。愛河茫茫，怎奈不能回頭是岸也。」

這裏且說鶯鶯在房間裏，燈前閒坐。紅娘在旁侍立，直至一更敲過。



這 不 差 死 人 嗎

「紅娘，我今晚身子不

快，不去燒香了，你收拾好

了，我要睡哩！」鶯鶯說。

紅娘說，「你真要睡

呵，怎樣發付那人？」

「甚麼人？」鶯鶯問。

「小姐，你又來也！送

了人的性命，不是要的！你

又要翻悔，我到夫人那裏

自首，說你叫我送帖兒給張

生。」紅娘認真地說。

鶯鶯道：「這妮子倒會

放刁。」

「不是我放刁，其實小姐不可再如此了。」紅娘低下頭說。

鶯鶯紅着臉兒道：「這不羞死人嗎？」

紅娘說：「除却紅娘，並沒第三個人。」

鶯鶯緋紅了臉，低頭不語。

紅娘又催道：「小姐，不要遲了，我們去來。」

鶯鶯祇是不語，走了兩步，又站着不動。紅娘再催着說：

「小姐，怎麼又立住了？」

這時，紅娘才輕輕扶了鶯鶯，一步一步地走向張生書房。紅娘彈指敲門。門開

處。張生忙問道？

「小姐來也？」

紅娘答：「小姐來了，你接了衾枕罷！」

張生一揖說：「紅娘姐！小生此時，一言難盡，惟天可表！」

紅娘見他搶了出來，忙輕輕攔阻，並道：

「放穩重些，休要嚇了她。你站在這兒，我去迎她過來。」

她說着，便轉身出去。剎那間，環珮叮噹，蘭香射鼻。鶯鶯扶着紅娘來了。

鶯鶯臉紅如杏，柔若無骨。紅娘將她扶入房內，一回身就把門帶上，走出院

去。

來：

張生驟見鶯鶯，立即跪落地上，連叩了十幾個响頭。好不容易才挖了這句話出

「我張珙有多少幸福，有勞小姐光降？」

他說時，握着她的纖纖玉手，立起來並肩坐着。

鶯鶯只是心頭跳動，血液飛騰，渾身有點麻木似的。

張生這時，病已全消，他說了許多溫柔語，又大着胆地湊近去親了幾個嘴。世

上調情的手段，張生也完全表演過了。

銀缸漸暗，爲時不早，張生便扶了小姐走近臥榻，自己挨近她身旁坐下。

張生說了許多話，鶯鶯總是不理他。於是他心急了，便又跪下懇着說：

「我的心肝兒呀！你既以身相許，怎不回過臉兒來啊？」

鶯鶯見他如此狂熱，心殊忐忑，就伸起纖指，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啞的笑着

說：

「癡子……」

這時，張生突然伸手將她抱住，兩人朝床裏倒下，鶯鶯要迴避時，羅帶兒已被解了。

一痕酥豔，斜扶胭脂，如脂凝凍，芳胸乍露。鶯鶯身白如脂，玉體輕輕嬌陳。

張生看了，神魂早遁入九重天上；他的心呵！不克自持；便即時卸了自己衣服，抱她個滿懷，軟玉溫香了一回，但覺蘭香滿室，如仙境迷離。春至人間，花能弄色。

她柳腰款擺，花心輕折；好像含蕊牡丹，得了露水而初放。兩人於是你狂我羞，嫩蕊嬌香，隨蝶兒去安排了。

事畢，猩紅點點，如衾席落英。他吻了她的香腮，慚愧地謝着：

「從今以後，我將姐姐當做心兒看待了。」

他說了，又緊緊擁抱一回，把頭枕在鶯鶯的胸脯裏，吻着她羊脂白玉臂。又

說：

「姐姐，一夜綢繆，百年恩愛，小生一縷弱魂，早飛至天邊雲外啦！」

鶯鶯祇是不語，忽而曉鐘劃破了清幽的空氣，曙色快啓了。鶯鶯才說：

「哥哥啊！哥哥啊！」

他兩人知時不早，忙離床穿衣。張生又慢慢扶鶯鶯至書桌旁邊坐下，自己跪下

叩頭說着，

「今夜得侍小姐，終身犬馬以報！」

拜後，鶯鶯仍不語。他扶了她走出書房，却見紅娘冰鞋冷透的站在階下。

「小姐喜呵！」紅娘迎了過來說。忽而又道：「我們回去吧！」

張生挽了鶯鶯的臂，直跟紅娘走至角門，紅娘才向張生說：

「曉寒入骨，當心着涼了，先生請回房吧！」

張生輕輕鬆了手，向鶯鶯紅娘二人各作一揖。這時，晨鐘又一陣傳來。紅娘催

着道：

「小姐快回去吧！」

角門開處，佳人已渺，張生癡癡地站了一回，自言自語道：「莫非是一場春

夢？

#### 一四 只見無夜不一處相棲

張生和鶯鶯自從那夜溫存以後，兩人熱戀，日深一日。



和 他 們 落 下 帳 子

每到夜闌人靜，紅娘就

扶了鶯鶯悄悄走到張生書房

裏去，和他們落下帳子，才

自己離了出來。從此青苔幽

徑，頻留金蓮豔跡。蒼階冷

月，時照多情佳人。

以前的鶯鶯，本是瑟縮

不語，可是日子既久，就低

一句哥哥，高一句哥哥的叫

着。兩人綺妮快樂，每夜度

過人生最爲甜蜜的時期。

這一天晚上，夫人用過

了晚餐，忽然覺察女兒的眉梢中，近日常含春意。；而且，言語恍惚，神思游離。她老人家的心裏兀自委決不下；忽見歡郎進來，天真地叫了一聲：

「媽媽。」

歡郎倒在母親懷裏，夫人便問他說：

「我兒！這幾天見過你姐姐嗎？」

歡郎道：「這幾天來，她白天總是睡，不很相談。只是前天晚上，媽媽已經睡了，我見她同紅娘到花園燒香去，直等到半夜，未見回來。」

夫人聽了，心下懷疑，便說：

「你去叫紅娘來。」

歡郎奉了母命，去把紅娘召來。紅娘探明了歡郎的口氣，心中着急，小姐也嚇得哭出來。紅娘說：

「咳！小姐！我過去了。說得過，你休歡喜；說不過，你也休煩惱；你祇打聽

消息吧。」

鶯鶯聽了哭着說：「好妹妹！只是苦了你！」

紅娘不及回答，匆匆向夫人那邊來。

夫人滿面怒容，見了紅娘來，劈口一句：

「小賤人！怎不下跪，你知罪嗎？」

「紅娘不知罪！」紅娘假裝沒事，跪下說。

「你還口強？若實說明，就饒了你！若不實說，只打你半死！」夫人喝道。

紅娘說：「夫人叫我說些什麼？」

夫人道：「你和小姐半夜到花園裏去？」

紅娘說：「誰見來？我們不曾去！」

夫人啐了一口道：「歡郎見的，你還賴哩？」

「沒有！」紅娘着實有點嚇了。

夫人拿了鞭兒便打。紅娘忙道：

「夫人且請息怒，聽紅娘說來。那天晚上，我和小姐燈前閒談，偶然說起哥哥病重。小姐不是忘恩負義之人，一時心憐，便兩人背了夫人去問候一趟；也不過是略盡兄妹之情，使他知道我們並不是忘恩負義的人而已。」

夫人道：「去問候呵，他有甚話說？」

「他在床上怨夫人恩將讎報。」紅娘說。

夫人道：「後來又有什麼話說？」

紅娘道：「後來我們要走了，他就留下小姐，叫我先行一步。」

夫人聽了着急道：「噫！小賤人！她是個女孩兒家，着她落後怎麼。」

紅娘冷笑一聲說：「夫人！可又來！你道她落後怎麼？無非是牀頭偎倚，纏綿

思愛而已。實對夫人說！她倆現在已有一月多了，只是無夜不一處雙棲。」

夫人聽了，恨得不能成聲，歇了一息，才說：

「要被外人聽了，成何話說？」

紅娘說：「她倆天真爛漫，才子佳人。夫人何必怕甚呢？」

夫人怨着紅娘不該隱瞞，就把鞭兒向紅娘鞭去。紅娘閃去，並說：

「這不干我事，全是夫人不是。」

夫人喝道：「怎麼是我的事？」

紅娘不慌不忙說：「做人最要守信。夫人當日說過能解賊圍者，以女兒嫁給他。那時，張生要不是看得起我家小姐，那來管這閒事？可是後來夫人竟騙了張生，非但惹得他倆心病連綿，而且失去相國夫人的威信了。」

夫人道：「你說來也是，但是現在應如何善理後果呢？」

紅娘道：「依我愚見，不如恕了她們，完了她們大事，實爲至妥。况諺語有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夫人還留着小姐何用？」

夫人聽了，想了一回，長嘆一聲說：

「休了，你這小賤人說得也是。你先去和我喚她出來，再作道理吧！」

紅娘應了一聲，恍惚放下千斤重擔。她急奔入小姐房裏。鶯鶯正流着淚，見她回來，便問着說：

「紅娘！怎麼了。」

紅娘忙替她揩淚，一面答道：

「小姐，那棍兒只向我身上落，我迫不過去，祇得直說了，現在夫人請你出去。」

鶯鶯怔了一怔說：「羞人答答，怎有面目見我母親。」

紅娘說：「這怕什麼？要怕，當初就不做，夫人等着呢？」

鶯鶯無奈，祇得隨了紅娘出去。她一見夫人，便哭着叫：

「媽媽！」

夫人撫摩着她的手兒說：「我的孩兒……」

兩人於是抱頭大哭。紅娘在旁，也流下淚珠。半晌，夫人始苦咽着說：「孩兒被人欺負，做下這等事來。」

夫人哭了一會，又向紅娘道：「紅娘，你和我向書房裏叫那禽獸來。」

紅娘應了，走到書院，向張生說明一切，張生大驚道：

「紅娘姐，怎好去見！小生此刻心慌意亂，一無主見！」

紅娘伸指戳了他的額上說：「你原來苗兒不秀，是一個銀樣蠟槍頭。」

張生無奈。被迫跟着紅娘去見夫人。張生上前施了個禮。夫人道：

「好個秀才！我本想送你官中去，祇是辱沒我家門。現在就把鶯鶯許配與你，祇是我家三輩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京去取試，名落孫山，休來見我！」

張生聽了，無話好答，祇得跪下辭謝。夫人說：

「紅娘，你扶先生去，吩咐他收拾行裝。安排酒肴菜盒，明日送到十里長亭餞

別。」

張生見沒事了，便退了出來，回頭向紅娘一揖。紅娘微笑說：

「半載相思，一筆勾銷了。」

張生展着笑容，微微報以懇切的笑容。

## 十五 好歹奪個狀元回來

這時，已是秋深時節：——

黃花乍放，白雁南飛。金風送爽，葉落飄零。

鶯鶯爲張生赴京取試，坐車到長亭送別。途中，她見蕭條野景，心懷感觸，不

禁長吁着說：

「唉！才定下了美滿的姻緣，就要東離西散。怨只怨，兩口兒分離得太快了！」

此時，太陽已將西墜，車兒行了一步，鶯鶯心中痛上一分。她見那一角長亭，



向 夫 人 作 一 揖

已在眼前，不由心頭一陣悲酸，淚珠兒就跟着下了來。

目的地到了，紅娘走過

來，扶了她下車。見她粉

臉上淡淡的胭脂，都被淚水

洗淨。夫人在旁，也不好說

些什話。

酒筵擺闌，張生走上前

來，向夫人作一揖道：

「敬謝夫人送別！」

夫人道：「張生，你近

前來！自家骨肉，不須迴

避。孩兒，你也過來見啊！」

張生回轉身去，便和鶯鶯相見。鶯鶯忍淚道了一福，即便把巾掩面。夫人說：「大家坐了，紅娘好斟酒啦！」

夫人道：「張生，你滿飲此杯，現在老身把鶯鶯許配與你，你將來在京，務須努力啊！」

張生說：「小生才疏學淺，憑仗先相國和夫人的恩蔭，好歹奪個狀元回來。」她們飲了一回，夫人心中似有所覺，就說：

「紅娘侍候小姐，我外面去眺望一回就來。」

她說後，走出長亭。鶯鶯見母親不在，畏羞的心減下了一半，便對張生把盞

說：

「飲下此一杯吧！我的哥哥，此別不知何日再得相見了？」說完，淚如泉湧，心腸如碎。

張生心中只有一個苦，接來酒杯，一飲而盡。鶯鶯又貼近他身旁低語着：

「唉！陽關一曲，勞燕分飛；從今以後，天涯地角，一顆心兒兩地散，叫我怎樣過日呢？」

他們都哭了。剎那，夫人又入席，兩人本有千言萬語，礙着難說。大家又輪流把盞，痛飲一番。

這時，夫人道：「時候不早了！吩咐套起車輛，請張先生上馬；我們先回去了。」

她說着就上了車，回頭又祝張生以功名爲重。張生連連拜謝了。

夫人至此，似也感到兒女情長，她先叫自己的車夫開步，留下鶯鶯和張生說話。

張生送了幾步，回顧鶯鶯，見她飲泣不止，便搶近身旁，用衫袖替她拭淚，並說：

「小姐，我的心兒碎了萬片了。」

鶯鶯含淚說：「此行官與官否，都要快回啊！」

張生接着說：「小姐放心！狀元不是小姐家的，是誰家的？小生就此告別了。」

鶯鶯說：「且慢！君行無所贈，如今口占一絕以爲送行：——

棄擲今何道？

當時且自親；

還將舊來意，

憐取眼前人！

她吟到最後一句，聲音悲顫得不成樣子。

張生等她說完。便道：「小姐差了，張生更敢憐誰？今日小生心已亂了，他日中了狀元回來，再回敬小姐的詩。」

於是兩人各道珍重，紅娘也祝了張生幾句，大家才撒手痛別了。

## 一六 可怕的夢境

太陽失去了顏色，江流揚起陣陣幽咽，張生據鞍趕路，後面緊隨了書僮。滿路蕭條，宇宙寂寞，地回望蒲東，已籠入野霧中了。他不禁嘆口氣道：

「唉！這荒林落葉，飄飄隨風，覩長林的秋色，斷征人的愁腸。她呀！個人孤淒地，夜半深更，誰來給與安慰。祇願早日獨占鰲頭，簪花歸來，好與嬌嬌相聚，俾可盡傾這海洋般的相思。」

他在馬上胡思亂想，不覺已到了草橋店。張生心緒不寧，疲乏已極，便投店寄宿。僮兒一路奔波，也須安息。他叫小二領進一房，吩咐飼馬，自己也吃了晚飯，倒下床來就鼾鼾而睡了。

張生個人擁被高臥，近月來這種蕭條的夢境，已脫離多時，不意如今作客征



他 在 馬 上 胡 思 亂 想

途，愁恨重疊，又來了一番  
淒涼的滋味。

他在矇矓間，忽然聽到  
外面女子聲音，氣喘吁吁的  
道：

「我的親心肝，你忍心  
別了我嗎？」

張生不覺一怔說：「這  
不是我的鶯鶯麼？待我再細  
聽！」

那女子聲音又說：「我  
見你馬上吁歎，不由我不心

如刀割，故瞞過夫人，不避路途，特來和你一會而已。」

張生驚訝地說：「這明明是小姐的聲音，但她的人在那兒呢？小姐，我在這裏，你進來吧！」

這時，他忽然醒來。睜眼看時，但見殘燈如豆，閃着微光，他不覺揉揉眼嘆聲說：

「呸！我道是什麼一回事？原來還在草橋店。」

他再看書僮，只見他鼾聲大作。要喚也喚不醒。於是便又擁衾對帳，凝思了一回又一回。

許久，他仍然不能重入夢境，心中老是念着鶯鶯贈給他那幾首紀念詩。直至五更時分，才又閉眼矇矓；但驟然聽得外面有叩門聲音：

「開門！開門！」

他又是一驚，說道：「是誰敲門呀？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啊！作怪了，要是人

呢，我就來開；要是鬼，快些滅吧！」

他說時，門上彈指聲又起：「是我！快開門吧！」

張生此時，分明聽到是人聲，就披衣起來開門；一看，哎呀！原來就是自己的心愛人。他喜出望外，伸手拖着她的羅袖說：

「原來是小姐！」

鶯鶯說：「你去了呵！我度着淒涼的日子，我特來和你同去。」

張生感激道：「難得小姐如此，祇是夜來寒冷，苦了你呀！」

鶯鶯說：「這怕什麼？我祇要永遠守在你的旁邊，生則同生，死則同死！」

張生聽了，好不悲傷，當此時，忽聽外面敲門聲又起了；有人大喝着說：

「方才有一女子逃進這店，快出來，快出來！」

那人說時，早已闖了進來。只見鶯鶯躲在張生身後。那人不由分說，就直撲過來。張生大驚失色，拉了鶯鶯要走，不料絆着門檻，撲地一交；睜眼看時，自己擁

着一條薄衾睡在床上。他驚訝說：

「呀！原來又是一場夢。」

他在夢境中無端受了這種刺激，心想這是預兆啊？還是幻虛啊？  
一夜，他再也睡不去了，推窗一望，只見半天星斗，秋寒蝕骨。



## 尾聲

張君瑞和崔鶯鶯的事，是真是假，無人敢予肯定；不過作者的筆法，着實有令人疑真疑假的力量。

西廂記，本是元曲名，王實甫所撰。是因唐元稹的會真記而演爲傳奇的。

據古人所傳：實甫作西廂記時，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原文本）句，構想甚苦，甚至思想用盡，仆地而死。實甫死後，西廂後部就被關漢卿所續成。

至於西廂記中的人物，有許多人以爲真有張生及崔鶯鶯其人。按野談中說：「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恆墓誌：乃給事郎秦貫撰。其敘恆妻；則情陵崔氏。」由此世遂以爲崔鶯鶯。

近人湖上漁隱標點之西廂記，則以爲：

「會真記雖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恆之名，特如見於西廂傳

憐多轉自嬌。

有時還自笑，

閒坐更無聊！

曉月行看墮，

紅酥見欲銷！

何因肯垂手，

不敢望回腰！



# 上海大方書局新書目錄

最新出版各種書籍。歡迎同業踴躍批購！

青年服務與進修

青年成功之路

青年切身問題

青年口才與交際

青年創業與致富

給新時代青年

讀書與寫作

青年專門之路

青年職業指導

青年奮鬥與基礎

與世新教育

戀愛與健康

青年精讀文選

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

三民主義

民族英雄傳

初級模範作文

初級作文精華

模範日記與作文

高級作文精華

學生模範作文

中學模範作文

新編初中模範作文

中學模範日記

初級模範日記

新編模範日記

小學模範日記

新日記之友

初級論說精

高級論說精

大方小辭典

學生新辭匯

大眾新字典

學生新字源

國音學生字彙

模範英文字典

實用英漢字典

模範漢英字典

模範英漢兩用字典

算術自修捷徑

代數六百難題詳解

化學六百難題詳解

三角六百難題詳解

中學升學指導

各科常識大全

小學生升學指導

小朋友升學指導

小學會考升學指導

模範學生水彩畫

模範學生蠟筆畫

模範學生剪貼畫

模範學生鉛筆畫

模範學生毛筆畫

袖珍大方新畫寶

小朋友畫典

現代學生畫寶

最新學生美術畫

最新萬有畫典

最新廣告畫庫

中西萬有美術字

袖珍公文模範

新公文程式集成

新訴狀程式大全

活用公文程式

勝利後最新公文附保

第一版最新公文附保

軍用公文函牘程式大全

辯駁精華

苦兒成功記

世界科學珍聞

世界發明家故事

世界名人故事

歷代名人故事

中國探險家故事

中國成語故事

新兒童修養

學生怎樣讀書

現代交際大全

日用酬世大觀

秘訣一千種

初聯精華

白話對聯大全

最新工藝品製造全書

小學尺牘課本

學生尺牘問答

兒童尺牘問答

標準商人尺牘

白話書信集成

愛的懺悔

生死門

民間故事新集

偵探故事新集

黑幕故事新集

恐怖故事新集

桃色故事新集

奇趣笑話新選

武松與潘金蓮

楊乃武與小白菜

呂布與貂蟬

楚霸王與虞姬

梁山伯與祝英台

唐伯虎與秋香

張生與程鶯鶯

花木蘭

武則天

文素臣

石秀與潘巧雲

秦良玉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元月再版

張生與崔鶯鶯

全一冊——實價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者 蕭  
校者 周  
正者 大  
版者 李  
發行人

總發行所

大方書局

上海四馬路山東中路中保坊

方耐書

協

和局基瀟

代售處 本外埠 各大書局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